# 【孽欲凡尘】（一、二）

作者：妖者 字数：12149

＊＊＊＊＊＊＊＊＊＊＊＊＊＊＊＊＊＊＊＊＊＊＊＊＊＊＊＊＊＊＊＊＊＊＊

第一次写小说，楼主没什么功底，但是有自己想法，希望大家支持。

因为没什么写作功底，但是又想写好，所以写得比较慢，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还有些话暂时不说，先更两章。

＊＊＊＊＊＊＊＊＊＊＊＊＊＊＊＊＊＊＊＊＊＊＊＊＊＊＊＊＊＊＊＊＊＊＊

第一章

这座美丽的江南小镇正值炎热夏季，烈日当头，偶尔的微风吹来却是凉爽怡 人。赵洛之悠悠地走在一座小桥上，纤长的中指卷着长长的辫子末端的细发，看 着河中一艘小船在河面拖出长长的小波，旁边的赵天之说：「洛儿，我们雇艘小 船划一划吧！」同是下巴往河间一扬。赵洛之看出天之有点热，自己又没特别想 买的东西，回道：「好吧，也逛这么久了，去船上歇歇。」两人下了桥，往河畔 走去找渡口的船家。

河畔这条道路不窄，远水的一旁零落有些小摊，小贩叫喊声起伏不断，近水 河畔杂草丛生。赵天之走在后面看着洛之那整体苗条又曲线分明的身段，有点想 入非非。这时赵洛之转头稍皱眉头：「走那么慢！」天之不语，快步跟上。这时， 对面一位女子骑着一匹白马慢跑过来，女子一身劲装，细腰束着一条银色的腰带， 胸部显得颇为挺拔。脚上穿着黑色的长靴，衣服和长裤都是亮丽的橘子色，连长 发都是用橘子色丝带扎在后面的。她手里握着一柄长剑，应该是江湖中人。再看 她相貌，简直如下凡天人！皮肤亮白，脸型俊俏，鼻梁挺拔，面目线条分明而玲 珑精致，宛如黑潭的眼眸加上稍微细长眉毛散发一丝几乎能化为实质的英气。白 马一路轻跑而过，引来路人纷纷侧头相看。当经过赵天之和赵洛之时女子目光在 两人身上停留了一下，两人略微惊喜的看着女子经过直到走远。

赵洛之兴奋地说：「她是谁呢？真是太美了！」

「是啊，这么漂亮，应该在江湖很有名气吧。」赵天之也赞叹道。

「我真的有点想去衡山学武了。」赵洛之语气透露出羡慕，时常听父母说江 湖故事，洛之从小便对江湖有丝向往。

「习武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难道你舍得抛下你的相公去吗？」娘亲以前 是衡山派弟子，天之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说。

「当然是我们一起去啊，你又不像父亲一样，天生不能习武。难道你不想有 一身好武艺么？」

赵天之有点忧虑，「这事日后再说吧。」

两人在渡口向一位船家雇了一艘小船，赵洛之坐在船头，赵天之划着船慢慢 地向河中飘去，船家在渡口那歇着，本来船家不愿意这样把船交给客人的，两人 把身上的银两都押上又保证不划远才让船家答应。

赵洛之和赵天之既是姐弟也是两情相悦的眷侣，这段来由就长话短说吧。其 实，两人并非亲生姐弟，姐姐赵洛之是秦罗敏赵敢夫妻收养的，当时秦罗敏赵敢 夫妻在自家门前听见婴儿的哭声并发现了她。包裹婴儿的布兜里面有一块丝绸， 上面写了生辰八字和一行字，大意是希望好心夫妻收养并且给婴儿取名时用上 「洛」字，而当时秦罗敏已经身怀六甲，膨胀的母爱让她毫不犹豫的收留了婴儿， 夫妻俩一直没有为姐姐起名字直到秦罗敏诞下儿子，于是姐姐叫赵洛之弟弟叫赵 天之，姐姐比弟弟大一岁。街坊领居都知道洛之是收养的，秦罗敏和赵敢并未隐 瞒这个事实，在养父母待如己出的关爱和教导下，血缘的差异从未让赵洛之感到 一丝芥蒂。再后来姐弟慢慢长大，赵洛之出落得玉立亭亭，身材愈发成熟，细腰 翩翩，双峰挺拔，步姿纤纤，精妙无双，面容娇嫩如春花，美貌艳丽似秋月，以 至于不仅镇里的不少人家请来媒婆拉红线，连城里的好多大户人家都来提亲。而 赵天之同样是俊朗挺拔，一表人才。青木竹马的感情加上少年时期心中的欲动以 及非亲生姐弟的事实，男女情爱在两人之间慢慢萌芽，所以洛之把上门提亲的都 拒绝了。母亲秦罗敏开明达理，即使提亲人家家人再好，公子如何有才能，也不 强求洛之。况且早看出来姐弟相爱，秦罗敏又难舍把女儿嫁出去，干脆让洛之和 天之成亲，就在两个月前，十八岁的赵洛之和十七岁的赵天之成为结发夫妻，誓 愿长相厮守。

「天之！」船头的洛之修长的手指在水里划过。

「嗯？」天之应了一声。

「刚刚那位女侠那么美，你想不想娶她啊？」

「哈哈，好呀，娘子你当正房，她做小妾吧，没问题！」

「哼！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可比我漂亮，而且会武功。」

「我们家只是个开酒楼的，怎么能娶到她，你和她比起来也是各有千秋，容 貌未必能分出个高下。有你为妻夫复何求啊。不知我的好妻子为何这样问，难道 我只娶你一个不好吗」

「嘿嘿，可是那女侠真的漂亮，我也喜欢，相公娶了她我一点儿也不介意。

那样我就多个好姐姐，还可以教我武功。「洛之抬起头和天之对望。

「不是有娘亲嘛。再说你怎么知道她武功很好。」赵天之心里感叹妻子是多 么好。

「一看就是会武功的，再说娘亲自己都说她的武功只能教训一下街头流氓痞 子，我觉得比爹强一点而已。况且我基本都学会了，记得去年我不是教训了一个 大汉吗，想起来感觉真过瘾！」洛之有一丝得意。

「哈哈，是啊，都可以欺负相公了。」天之笑着荡着浆。

「嘿嘿，那是！谁叫你练武总是偷懒，以后要是欺负我，我就把你当流氓痞 子教训。」洛之狡黯地笑着，往天之身上拍水。

接近黄昏的时候，天之和洛之才回到赵记酒家。天色晚了，店里人不多，只 有几桌喝茶聊天的人，店小二小青看到两人：「少爷，小姐，夫人要你们去后院 见她。」两人进了后院，正要往那排住宅走去，忽然洛之拉了拉天之的衣襟指着 离住房稍远的马厩里一匹白马兴奋道：「那不是那位女侠的马吗，她一定是我们 这住店了！」天之当时没留意那女子的白马是什么样子了，大概是这样吧，他没 多想，继续走。来到后院的小客厅，洛之叫唤着：「娘，我们回来了。」

这时屋内迎面走来的美妇人就是他们的母亲秦罗敏，秦罗敏今年三十七岁， 姿态端庄典雅，身段丰满迷人，尤其是那对丰乳挺拔傲人。相貌娇艳亮丽，五官 精致，单单非开五官其一来看难以形容，中庸无异，然而整个看来风华绝代，盘 起的头发用发簪定在脑后让她增添一分迷人的成熟和淡淡的妩媚，身上散发着那 浓重的淑女气质，落落大方端庄得体，举止优雅毫不矫作，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秦罗敏叫他们坐好说：「衡山派的叶懿君来了，她可是现在师傅第二代徒弟 中最出色的了，她爹和娘都是跟我同辈的衡山派弟子，而且叶师妹在江湖已经有 了名气。等会儿你们见见她，她去办点事，快回来了。」

洛之有丝兴奋好似想到了些什么，「娘，她是不是穿着一身橘黄色的衣服啊？」

秦罗敏略微诧异看了下一脸兴奋的洛之：「你们见过了吗？」

天之明白了，插了句：「算是吧。」

秦罗敏又问：「那你们见过她的相貌了吧？她容貌出众，这也是她在江湖有 名气的原因。」

天之答道：「看到了，跟娘亲你一样漂亮！」

秦罗敏轻笑：「傻孩子，娘都快四十岁的人了，哪能跟她比啊。就知道夸娘， 跟别人说话怎么没这般活泼。」

天之笑着：「娘你别谦虚了，难道你没照过镜子么？谁都看到出娘你美丽无 比。」

洛之也附和道：「娘你真的很漂亮啊，小时候我就希望长大和娘亲一般漂亮。」

秦罗敏搂过洛之：「好孩子，你现在可比娘漂亮啊，又这么聪明伶俐。」

过了一盏茶的时间，叶懿君回来了。天之和洛之起身，秦罗敏也迎上去客气 地介绍天之和洛之又夸赞了叶懿君几句。叶懿君对两人轻轻一笑夸赞道：「真是 一对俊男美女！」那可真是笑靥如花，一瞬间天之觉得好似她整个人都在笑，实 在迷人，天之不经意地转开了目光，不想迎上她的目光。再过片刻，四人围着一 桌吃饭，洛之一直很热情，向叶懿君问这问那，叶懿君都是粗略的回答，娘偶尔 搭腔。

「叶姐姐真漂亮，有相公吗？」

「没。」叶懿君随意答道。

「那一定有很多人爱慕着叶姐姐那，不知道叶姐姐可有心上人啊？」

叶懿君摇头。

「叶姐姐愿意教我武功吗？」

「我自己才学了点皮毛，还谈不上教别人。」

「叶姐姐谦虚咯，叶姐姐不是最厉害也算是一流的高手吧。」

「哪里，我这武功在江湖勉强是二流的水平，萧萧武林，藏龙卧虎，还没谁 最厉害这一说。」叶懿君抬头说。

「叶姐姐只是二流水平？娘，叶姐姐是不是太谦虚了。」洛之觉得跟自己想 不一样。

「洛儿，叶师妹年纪轻轻，若是能算的上武林一流高手，那还得了。只是在 她的武功在这年纪已经算是难得了。」秦罗敏解释道。

「师姐过奖了。」叶懿君回道。

天之说话了，问：「对了，娘说叶姐姐的父母都是跟娘你同辈的衡山弟子， 那娘这么叫叶姐姐叫师妹呢？」

秦罗敏又回答：「叶师妹跟娘一样师从现在的衡山派掌门，我当然叫她师妹。」

洛儿在一旁笑道：「当然叫师妹啊，难道叫师侄吗？，娘看起来那么老么？」

天之笑了：「也是，洛儿说的对。」

秦罗敏知道女儿是在夸她，也轻笑。

天之心里赞叹妻子和母亲的善良体贴。看得出叶懿君不太说话，问一句答一 句，不问不答。秦罗敏偶尔问一下山里最新的情况，师傅他老人家怎么样，说了 些关心的话，又拿江湖经验细心地嘱咐。

听他们说话天之才大概了解，原来叶懿君二十岁，年纪轻轻却已经是掌门第 二代徒弟中最武艺最好的了。这次下山是奉师傅之命，缉拿衡山派的一个叛徒， 顺便让她下山磨练一下。但凡衡山派弟子下山办事经过清木镇都会来赵记酒家歇 脚顺便打探一点消息，秦罗敏也必然好好招待，秦罗敏以前就是衡山派弟子，掌

门收她为徒不到两年秦罗敏为了和赵敢长相厮守就离开了衡山来到清木镇生儿育

女。

赵记酒家有三层，是镇上最大的酒楼了，其实清木镇上就那么几家酒楼，跟 大都市的酒楼自然是比不了。但是赵记酒家的酒是远近闻名的，生意兴隆，还经 常有城里的大户人家仆人来买酒，用车运回府，也有十几间客房可供旅人租住。

这酒楼是祖父赵颇留下来的，他发现儿子赵敢经脉异常，无法运用内力的时 候，便在这清木镇建了这酒楼安顿妻儿，并且留下了一个酿酒秘方。赵颇喜欢游 荡江湖，不常在家，但总会回来看看，但是二十一年前一出门却再无消息，至今 没有踪影。然而一个月前秦门镖局的秦当泰带来有关祖父赵颇的消息，他在寿春 办事的时候，在城里一家客栈看到与赵颇几位相似的人，两人目光相交那刻秦当 泰便认定那人就是赵颇，但是片刻那人就不见了踪影，秦当泰在城里多停留了几 天也再没找到那人。这秦当泰是秦罗敏的兄长，也就是赵天之的舅舅。过了十来 天，镖局有一道往北的商队要护送，赵敢便顺道和镖局的人马一起上路，这趟生 意并没有那么远，只是顺路，赵敢打算护送商队安全到达后继续往北再去寿春打 探一下，秦当泰自当陪他一起。赵敢像他父亲一样喜欢行走江湖，作为秦家的女 婿，他和镖局的人马一起送镖也是经常的事。赵敢经脉异常，无法调息真气，但 是练得一身好刀法，一般的强盗山贼不在话下。通常赵敢一个月便会回来，太远 的镖赵敢不会去，免得与家人相隔太久，然而这次恐怕要等好几个月了。

晚上，天之和洛之房里一片春色……

洛之躺在床上，雪白的长腿缠着天之的腰。天之手撑在洛之两边支着上身， 不停的耸动着屁股，肉棒在洛之泛着水光的淫靡肉穴里抽插。洛之闭着眼睛朱唇 微张，发出销魂地呻吟，头不停地左转右转，略微有些娇羞不敢正面看天之。

「嗯…嗯…天之……抱我…」洛之两手抓着天之的两边胳膊。

天之伏下去，胸膛贴着洛之胸前两团软肉，亲吻着洛之，洛之嗯嗯地发出闷 声，没吻多久，洛之别开嘴巴，大口的呼吸着，显然喘不过气来。天之便停止下 身的抽插，用嘴叼着洛之的奶头，不停的吸允，发出「啧啧」水声，最后奶头滑 出嘴巴发出「啵」的声音。

「嗯…相公，嗯…」洛之美臀轻微地耸动。

洛之胴体凹凸分明玲珑有致，皮肤如凝脂美玉，玉乳浑圆挺拔，雪腿纤滑圆 润，细腰纤纤扭摆不停，被天之双手轻轻把住，只感雪肌玉肤，柔滑娇嫩，娇美 如丝，柔滑似绸。眼前的景色让天之永远看不够。

又抽插了近百下，天之觉得再下去要射了，于是放慢了速度，然后将肉棒抽 了出来：「娘子，换个姿势吧。」然后将赵洛之翻过来让她趴着，托着泛着水光 的美尻朝向床外，这时赵洛之说：「别，相公，别这样……」。赵天之有点无奈： 「好洛儿，好娘子，今天来一次吧。」成亲两个月了，两夫妻行房时赵洛之总是 难以让相公如意。

「娘子，我们是夫妻啊。」赵天之又说。

「别，真的很不雅……像那什么……」

「那你一个女儿家学武，舞刀弄枪打打杀杀就雅观么？」赵天之忽然觉得有 把握说服洛之。

「娘亲不就是练武的吗，可是她也是最贤惠淑良的女人，娘就是我榜样。你 想想娘亲，你还会这么认为吗？」

被洛之这么一说，赵天之一下也理不过来，也不强求了，才成婚不久，慢慢 来吧。把洛之面对面抱起来，自己坐在床沿，下体抽动起来。

这姿势赵洛之并不抗拒，但是从来不主动，久了赵天之有点累，便慢下来， 缓缓地动。

赵洛之说她比较喜欢这样，很温柔，还可以看着亲爱的相公一边说话。

「娘子你真美。」

「相公你总是说同样的话干嘛。」洛之芳心暗喜，却又故作嗔态。

「看着你，我就忍不住想说，看不腻。」说着下体动作快起来。

「嗯…啊…相公我爱你…」

「舒服吗？洛儿。」

「嗯……相公舒服…我就…舒服……」

两人保持这个姿势抽插了近百下之后赵天之泄精了，赵天之抱着洛之倒在床 上，一点都不想动。两人喘着气，赵洛之抚摸着赵天之的背，不久两人都进入梦 乡。

然而，整场肉搏大战的声音都被隔壁的叶懿君听的清清楚楚，叶懿君武功高 强，颇有功力，隔壁不算大的呻吟声常人察觉不到，她却听得差不多一清二楚。

当隔壁声音没了之后，叶懿君还是有点不平静，在床上辗转几次，她知道自 己一时半会儿是睡不着了，她想干脆起身去外面走走吧。

此时并不算太晚，叶懿君看见酒楼一些客人房间还有灯光。叶懿君轻松跳上 酒楼楼顶，微微夜风吹来，让原来红得微烫的脸颊感到一阵凉爽。在楼顶坐了一 会儿，眺望远处，小镇只有几处地方还有灯光。夏季的夜空像平常白天一样明朗， 月光照出清木镇灰暗的轮廓。忽然她发现有个人影从柴房那边往秦罗敏的房间后 面移去。酒楼正面朝东，酒楼后面是后院，西面的几间住房和北面远点的马厩以 及南面放杂物和干柴的小房子围着后院中间的一口井，整个后院都被高墙围着， 只留马厩旁边一个栏杆木门，用来牵马进出。秦罗敏的房间灯光很亮，叶懿君施 展轻功跳到柴房上然后又悄悄跳上秦罗敏房顶。轻步移到屋檐，往下看。发现一 个五十多岁的秃顶老头，面容猥琐干瘦，身材佝偻矮小，大概比自己矮一个头还 要多。他双手抓着房间上的木窗眼光贪婪地看着屋内，木窗比常人高两个头，看 样子他是跳上去抓住窗子上的栏杆的。

屋内，秦罗敏正在洗澡，由于是夏天，她用的只是木澡盆，而不是整个人能 躺进去的大浴盆。旁边放了两个装满清水的木桶，她用毛巾浸湿，然后把浸湿的 毛巾往身上擦，水顺着毛巾浇在她丝毫未受年龄影响的美丽胴体上。她先擦拭上 身，又反手去擦背，这时候简直看的老头口水都流出来了，没有衣服的遮蔽，更 加看的出那对奶子异常挺拔，丝毫没有下垂。接下来的情景更是让人血脉贲张， 秦罗敏蹲在澡盆里，两腿叉开，下体突出，虽然没有正对着秦罗敏，但是那稍微 侧过来的角度让老头刚好能看到私处的黑草丛。秦罗敏一只手拿着毛巾让水从腹 部流下去，一只手伸到下体清洗私处，她用手指拨着阴唇，轻轻擦拭着。老头只 看到她的手在动，并未看到下面的风光，就在他联想翩翩的时候，忽然听见周围 有响动，他慌张地朝两边张望，然后怯生生地着地，又鬼鬼祟祟地绕到柴房后面 翻上了围墙。

猥琐老头刚翻过高墙，就听见一个冰冷的声音：「下次看到你鬼鬼祟祟地跑 来偷看我就杀了你！」随后被踢倒在地，猥琐老头惊恐万分，刚想爬起又被踩住 动弹不得。转头望去只见一名衣着橘色仙女般的女子冷冷地俯视着他，「是…是 …」猥琐老头慌得快说不出话了，秃头冒了少许冷汗。转眼叶懿君便不见踪影， 留下惶恐的猥琐老头侧躺在地发愣。

第二章

清早，吃完早点，赵天之就看见叶懿君来告别，跟秦罗敏简单说一句「要走 了，回程再来。」这样的话，又看了赵天之赵洛之两人一眼，一边牵马一边应着 秦罗敏的嘱咐上路了。

几天之后，秦罗敏跟天之洛之说，去田溪村住些日子。祖母就住在田溪村东 面的一座小楼阁里面，离清木镇就半个时辰的路程。母亲秦罗敏偶尔会去那里住 几天，尤其是夏天。她觉得那里比城里舒服，宁静，空气新鲜，顺便看看祖母， 避暑。酒楼就交给掌柜的张伯了，张伯忠厚老实，干了很多年了。除了大事，店 内事务秦罗敏赵敢一般都交由张伯打理。

祖母住的这座小楼阁比较偏僻，离村里不近。小楼阁有两层，旁边有茅房和 厨房。依山傍水，前面有条小溪，后面被小山环绕，山里树木青翠，藤蔓丛生， 小时候天之洛之两人在这里用树藤荡秋千。

三人来到祖母住处，发现一个五十多岁的佝偻老头在门前空地打扫落叶。那 老头见到三人走来，向前哈腰：「您就是赵夫人吧，原来那位丫鬟家里有大事， 回老家了，现在是我照顾老夫人。叫我何光头就可以了。」

赵天之看他矮小干瘦，长相猥琐，鼠目秃头，加上那点头哈腰卑的卑贱媚俗 也着实令人厌恶。秦罗敏看了她一眼，说：「娘她在屋里吗？」「在，那边浇花 呢。」老头不停地点头。洛之一边朝厨房后面跑去，一边叫唤：「奶奶，奶奶！」

这时听见祖母「诶」的应了一声，走了出来，抱住洛之：「我的好孙女哟。」 祖母很宠天之和洛之，见到儿媳妇和孙子孙女也是非常高兴。祖母六十来岁，行 动不便，身子也萎缩了，总是跟孙子孙女叨念着赵颇的往事。不想让祖母多想， 关于祖父的消息没有告诉祖母。

祖母招呼三人进屋，有朝那老头唤道：「何光头，去倒茶。」进了屋，祖母 拉着天之嘘寒问暖，洛之则在祖母后面给她又按摩又敲骨，让祖母甚是欢喜。不 久，何光头端来一碗汤药放在茶几上。

秦罗敏问：「娘怎么了？身体有什么不适？」

祖母好似知道要这么问一般：「我没什么病，这何光头懂点医术，对药草很 在行，上次我着了寒，他就去买了些药又去后山采了点，熬给我喝，我隔天就好 多了。人老了，难免有点风湿病，他说这药补身子，活络气血，对我有好处。而 且这些药草都是他去山上采的。他手脚也利索，那丫环走后，他做的也挺好的。

正好，好媳妇儿，你来了，我想多给他点工钱，你看怎么样？「

秦罗敏听祖母说时便在打量何光头，道：「那是应当的，他这般能干，照顾 您真是好极了。」

洛之敏锐地发现何光头见到她之后就好几次眼神怪异地打量着她，便问道： 「怎么了？何老伯为何这么奇怪地瞧我。」

「没事，只是发现你很像我以前一位好友。」

「哦，是么？」

「是的，让我有种亲切的感觉。」

赵天之也打量着何光头，自觉有点以貌取人了。

这时何光头说：「谢谢老夫人，老夫人能赏识我，收容我，是我的荣幸。」

说完便退下，秦罗敏也随后出去。

何光头进了厨房，又倒了另一壶药，一口喝尽。秦罗敏问：「你为何喝药？」

何光头转过来直直地看着秦罗敏：「这药于我有好处。」又上下量视着秦罗 敏说：「夫人生的如花似玉，美艳照人，我也可为夫人熬一副药，让您驻美养颜， 更加美丽动人。」

「哦？你有这等高明？又为何沦落至此？」

「夫人，我从前确是个医师，不过一伙丧心病狂的强盗洗劫了我们村子，我 妻儿都被杀害，我大难不死，一路乞讨，流浪至此。多亏老夫人心地善良肯收容 我一个叫花子。」

「那你好好照顾她老人家，我不会亏待你的。」

「为报老夫人大恩大德，我愿为犬马。」

秦罗敏无话，正要转身离去。何光头连忙说：「夫人，我为你熬一副药吧。

药材山上都有。「

「山上药材多吗？药材是否和娘的那副药有相同的？」秦罗敏问。

「多着呢，再远点的那山也有很多。够老夫人很你的了。」何光头显然明白 她的意思。

「那好吧，我试试。」说完走了。

何光头看着秦罗敏迷人的身段，心里一丝窃喜，眼里露出淫邪的光芒。

次日，赵天之赵洛之两人去了后山林。「天之，我们找跟树藤荡秋千吧。」

洛之说。

「好啊，去年我们没来荡秋千。以前没年夏天都来荡秋千的。」天之同意。

两人找到了以前经常荡秋千的地方，发现今年这里没有合适的树藤。又去别 的地方找，走着走着，两人走出了树林，来到河边，发现一只受伤的野猫，前腿 有血迹。洛之走过去，那只野猫想跑。洛之两三步追上野猫抱起来，温柔地抚摸 着。

洛之说：「我们带回家把它治好吧。」

「你总是这么善良，连一只野猫也要救啊。」

「野猫也是一条生命啊，我们带回家把，何老伯不是会医术吧，叫他敷点药 就可以了。」洛之继续抚摸野猫。

天之看着洛之，他自然不反对，应了一声。

回来的路上正好遇上何光头，何光头背着药草篓，远远看到两人就叫了声： 「少爷，少夫人。」

「正好，何老伯，你治一下这只猫吧。」

何光头夸赞洛之心地善良，又说他要给夫人熬药，今天要多采点药，晚点回 去治这只猫。洛之应着，要何光头快点回来。天之问何光头为何要为母亲熬药， 是不是母亲有什么病，何光头如实相告说能驻美养颜，天之听了点了点头。

回了屋，秦罗敏嗔说洛之衣服沾了血迹脏了，没说其他。

快到傍晚了，何光头还没回来。洛之急了，要天之照顾好野猫，自己要去山 上叫何光头回来。天之要她别急，这时候也该回来了，再等等吧，洛之不听。

这时秦罗敏说：「洛儿你这么怜悯这只猫就在家抱着吧，怕是天儿抱着也没 耐性，我去山上找他回来就是。」

「那娘你可快点啊。」

秦罗敏把后山附近转了个遍，偶尔叫唤几声，还是没有何光头的影子。出了 树林来到河边，看着周围近处也没山林了，秦罗敏四处张望，忽然看到远处一座 小屋旁边放着一个竹篓，那不就是何光头的药草篓么。秦罗敏朝那小屋走去，发 现这屋的主人是打渔的，这里临近另外的一个村，秦罗敏倒不大熟悉。确定竹篓 是何光头的秦罗敏又随口叫唤了一声。接近房门的时候，秦罗敏听到了女人的呻 吟声。秦罗敏蹲在门前不出声，透过门缝悄悄地往里面看，虽然她已经猜出是什 么情况，可是里面的场景仍旧让她心跳加速。

「哪有人啊，你肯定是爽得糊涂了，你丈夫这时候不会回来的，你又不是不 知道。」正是何光头的声音。

「哦……哦……老家伙……稍微轻点……太深了……啊……」床上女人大概 二十几岁，身材算是上等，相貌较为清丽。何光头把少妇长腿压在肩侧，臀部微 离床面，硕大的肉棒不停在春水泛滥的肉穴里进出。

看到何光头的肉棒，秦罗敏甚是惊讶，那实在太大了，龟头比鹅蛋大点，棒 身有成人三指宽，而且特别长，插进去还留了半截小拇指长。此番场景让她心头 狂跳，何光头短小干瘦，怎地那家伙居然如此大。

「哦……骚货，小骚屄真紧，肏起来真爽。」

「噢……你家伙……家伙那么大……是谁都紧，啊哦……轻点……」

何光头重重地干了几下，说：「什么大？说清楚点？」

「你鸡巴大……啊……鸡巴大……哦……太大了，哦……」

「喜欢大鸡巴吗？大的好不好？」何光头又重重地干了几下。

「好，大的好……」

「问你喜不喜欢，怎么不说。」何光头一巴掌拍在少妇的侧臀，打得那雪白 的臀肉一阵波动，煞是淫靡。

「喜欢……当然喜欢……嗯…哦……」

听着两人的淫语对话，秦罗敏面红耳赤，芳心难定。

「嗯，真骚！」何光头一阵狂插，淫水随着激烈的抽插飞溅出来，臀部已有 水光，菊洞早被骚水流湿。

「啊……不要停……到了……到了……哦……哦……对……对……肏我……

肏死我……爽……哦……爽…嗯…「

何光头继续又快又重地抽插，动作是那么利落干脆，每一记抽插都是那么有 力稳健，而且节奏丝毫没有变慢，秦罗敏从来不知道男女交欢可以如此激烈。

「噢……」一声长吟之后少妇没了声音，臀部跟打摆子一样，不停地颤动， 随后便听到年轻少妇倒吸一大口气，像是在水里憋了很久忽然浮出水面一样。

看着身下少妇瘫软后，何光头余光往门那边扫了下，其实刚才他确实听见秦 罗敏在喊他。

片刻之后，年轻少妇微喘着气：「老家伙，你太厉害了，我已经泄了两次了， 你怎么还硬着。」

何光头把年轻少妇转过来，让她伏在床上，撅着屁股超床外，秦罗敏看到那 肉洞还没有合拢。何光头挺着大鸡巴在少妇淫水淋淋的肉穴上下拨弄，充血的阴 唇被挤的往两边张开。何光头把硕大的龟头挤进去，又退了出来，又拨弄着阴唇， 弄得少妇嗯啊直叫。

反复几次，少妇实在受不了了，不知道今天何光头怎么这般折腾，便催到： 「老光头，你别弄了，赶紧进来吧，」

「你这骚货，平时正经得很，现在怎么如此骚浪？巴不得被大鸡巴肏. 」

「好男人，你进来吧，要我如何是好？」少妇回头望着老头，眼神带着请求。

「问你话呢，老实答来便是。」

「我痒的紧，当然要你那家伙倒腾倒腾。」少妇垂下了头。

「又不老实了！」说着，何光头大肏几下又不动了，在里面磨了起来，说： 「哪里痒？要什么解？说清楚点。」

「骚屄痒……我骚屄痒，要大鸡巴肏. 」少妇眯着眼睛，喘着气。

何光头听了，立马抽插起来。「知道就好，现在怎么老实了，乖乖地说出来， 我自然依你。」

「哦……噢……好……哦……」

「说，你骚不骚？丈夫在外面打渔，养家糊口，你却背着他在自个儿家里偷 汉子，你说你骚不骚？」何光头依旧有节奏地挺动着，骚洞时不时发出啧啧水声。

少妇往后推了下何光头，停下来说：「死老头，别说了，都这样了，你还想 怎么样？」年轻少妇真切很为难。

「呵！第一次那么坚决，还真像个烈妇，第二次怎么就没那么贞烈了，再后 来还不是求着我肏你。」何光头又是一巴掌拍在少妇屁股上，力度不大，打的不 疼声音却特别响亮。

「别说了，别说了。老不死的，你早点进棺材吧，我造的什么孽啊，呜~ 是 你霸王硬上弓。」少妇有点哭腔。

何光头有点急了，显然不如他意。他把住少妇臀腰，狠狠地肏了进去，接着 便是一阵狂插，不像刚才，这下次次全根尽入，何光头阴囊和小腹打在少妇屁股 上发出「啪啪」的声音。

秦罗敏看到少妇好像很受不了，但是屁股却翘的老高，被肏地嗷嗷大叫，顿 时没了方寸：「噢……噢……好深…太深了…顶…顶到花心了……哦……」

「说！是不是女人都这么骚，都喜欢被大鸡巴肏，还是只有你骚，只有你喜 欢背着自家男人偷汉子？说！」

「是……哦……是女人都骚……都喜欢…噢…都喜欢大鸡巴……都喜欢……

啊……哦~ 哦又顶到花心了……快了……快了……不要停……「

何光头满意了，淫荡着笑着，下身却稍微缓了下来，他还不想让跨下的美少 妇高潮。他技术高明，不急不缓地肏着，让少妇一直保持着临近高潮的快感，又 说：「是么？是女人都骚？都喜欢我这大鸡巴？」

「是，噢……喜欢……哪个女人……不喜欢大鸡巴……我也……我也喜欢…

…哦……哦……啊……「

「我主子就是一位美妙绝伦的淑女，高贵典雅又美得倾国倾城，她也喜欢我 的大鸡巴么？看不出来啊！！」

门外的秦罗敏看着这活春宫图，早已经心乱体颤，忽然听到何光头说到了自 己，心里一惊，便侧耳细听。

「喜欢……一定喜欢……到了……哦……我要到了，好男人……快……用力 ……大鸡巴丈夫……」

「你怎么知道她喜欢？你没见过我家夫人，我家夫人可是仙子般美艳，贞洁 无比！你说说看，说好了，就把你肏爽！」

「啊哦……肏我……使劲……喜欢……当然喜欢……被你……一肏就喜欢了 ……肏进去就喜欢了……哦……用力…嗯…到了~ 到了……嗷……」接下来少妇 只是一阵乱叫，语无伦次。

何光头非常满意，肏得少妇语无伦次后，大口地吸着气，自己也爽得不行了。

最后一泄千里，把精液都射进了少妇的子宫深处。

秦罗敏觉得这一对奸夫淫妇真是不知廉耻，而且何光头居然对自己有这般淫 念，同时两人的极度淫荡露骨的对话重重地冲击着她的内心，秦罗敏又羞恼又惊 乱，不敢多想，怕何光头出来撞见自己，赶紧悄悄地回去了。

回来后，洛之看见娘回来了，却依旧不见何光头，急得上前就问。秦罗敏呼 吸有点不自然，脸也红红的，推说没找到，不知道哪去了，但是肯定马上就回来 了。天之看着母亲的模样，叫娘去屋里歇着，想是娘找得有点累，娘会些武功， 平常如此来回肯定是轻轻松松。

片刻之后，何光头就回来了，洛之便立马上前要他治怀里的野猫，还问到， 这么久了伤势要不要紧，何光头说这猫只是前脚轻伤。不多时，何光头便打理好 这只小生灵。

晚饭间，大家围桌吃饭。秦罗敏一向关心下人，即使在下人面前也不摆架子， 不过没有偷窥到今天那淫荡场面，不知道何光头对自己的邪念，秦罗敏估计会就 他一起上桌吃饭了。

祖母说：「今天收到那丫鬟来信，说她不回来干了。」

秦罗敏说：「那在找个吧，娘你身体不便，还是让人来服侍你好，何大哥他 毕竟是一个男人，很多事事情做不来。」这两天的菜都是祖母做的，秦罗敏说让 她来，祖母不肯，只要儿媳妇帮忙切菜烧火，洛之也孝顺，不过只会帮忙做饭。

「嗯，奶奶别累着了，再招女仆照顾您吧，最好厨艺也有奶奶这么好。」洛 之夹了一口菜也附和道。

「呵呵，其实有你们在我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罗敏又这么贤惠，真是我赵 家的福分。」祖母笑眯眯的，和蔼可亲。

饭后，秦罗敏收拾碗筷又洗干净，陪婆婆在门前空地聊天，夏天夜空很亮， 还有萤火虫，微微夜风吹来，凉爽宜人。天之也坐旁边歇着，洛之却又照顾她的 野猫去了，她留了点剩菜喂野猫吃。何光头也在厨房熬药，看见洛之便夸赞她好 心肠，又安慰说再换几天药这只猫就会好了，洛之很感谢何光头，仍旧细心的喂 食，对何光头那火热的目光毫无察觉。

秦罗敏进屋不久，就听见敲门声：「夫人，你的药好了。」

「进来吧」

何光头端着一碗汤药，推开了门。放到了屋子中间的小桌子上，说：「夫人， 你喝了这碗药，几天内你就会发现面色红润，光彩照人。这药七日一服，长久服 用，就能驻美养颜，气血通顺。」

秦罗敏看了他一眼，他头低着眼睛看着下方，一副卑躬屈膝的老实样子，秦 罗敏思觉知人知面不知心，又好奇那短小的身板怎有那般大家伙，想到这秦罗敏 脸色有点不自然，叫何光头出去，何光头说待秦罗敏喝完，他拿碗再走，秦罗敏 有点犹豫，叫他先下去打洗澡水。

何光头出去之后，秦罗敏盯着药看了会儿，将药往后窗泼掉。

不多时何光头把水拎上来，又把墙边的澡盆放好，把水桶放在澡盆旁边，拿 起桌上的空碗，就出去了。秦罗敏心想他服侍人还挺细心的，这小楼阁里只有两 个澡盆，秦罗敏屋子一个，楼下一个。

待秦罗敏洗完穿好衣服，刚开门，就发现何光头在外面，秦罗敏一惊，何光 头立马说到：「我替夫人把桶拿下去吧。」

秦罗敏知道何光头对自己有非分之想，对他有些抵触，不愿让他多事，何光 头坚持，说是报恩，要尽心服侍主子。秦罗敏不以为然，但何光头一再坚持，秦 罗敏只好依他，并且告诉何光头，以后不用给她熬药了。